



爱上女主播

陈璐 著

爱上女主播

陈璐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上女主播 / 陈璐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633-8950-6

I. ①爱...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50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 28 号 邮政编码:2711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 字数:15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20 000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

陈易朴轻轻打开车门，颓然倒在驾驶座里，无声叹息。

一开始就有人抱住他的肩膀低声安慰，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感觉墓地里一切都像久违的阳光一样苍白刺目。晕眩感伴随着整个葬礼。曾经有温暖的手在他试图逃离时温和地挽留他，但是没有结果。易朴，易朴，你去哪里，葬礼还没有结束。请你，请留下易朴。那张美丽的面孔在墓碑上孤独地注视，聆听着。

恍惚中，他想起应该去拿放在黑色礼服口袋里的车钥匙，他的手指连同整个手掌触摸到冰凉光滑的口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的死亡，不是别人的。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想起演播室亮如白昼的水银灯和灯光下一张张被焦虑和疯狂扭曲的脸，他们的目光全部聚集在那个空着的主播台，直播设备不停闪烁着各种数字信号，人声渐渐被冷漠的倒计时压抑成嗡嗡作响的环境声，在某次莫名其妙的默场后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爆发出一个尖削的女高音：为什么要把赌注放在一个人身上！？然后，他亲手拨通了那个该死的电话……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会毫不犹豫带她离开。

他的手抖得厉害。他虚弱地俯下身子，费力把车钥匙对准锁孔，无意间瞥到锁孔里有一簇微微跳动的火苗。他的心一颤。

他感到是她的手握住了自己的手，稳稳地开锁，点火，车子驶出墓地。他感觉她就在车里，她在开车，而不是他。副驾驶座上有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一盒已经烧焦变形的磁带。车子猛然提速，他知道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带着这盒宝贵的素材回到演播室。深邃的雨点不停抽打着车窗，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幽暗的道路。他看着她轮廓精致的侧影。她拉拉风衣领子，不经意地打了个寒战。车祸的那天晚上的确很冷。

他想要把黑色礼服脱下来给她穿，但她继续沉默着，身体一动不动。如果她能侧过脸看他一眼，他可能就有机会稍稍改变某种时空序列，那么冰冷的死亡链条或许就此断裂，而她还会活着。

突然电话铃响，他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她接电话。易朴，是我，我马上就到，我还需要——他看见她有些慌乱地低头看中控台上的电子时钟，估算自己还需要多少时间。这时候，交通信号灯转眼由黄灯变成了红灯，她下意识去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车子飞一样冲向一辆横向而来的巴士……

他突然清醒过来，她的幻觉消失了，他拼命去踩刹车。车子终于在路边停下来，突如其来的死亡体验使他猛地咳嗽起来，整个车身都摇晃了。他痛苦地想，在可怕的死亡轻易吞噬掉脆弱的肉体后，她的灵魂将被安放在哪里？

哎呀，原来你在这里，找你半天了。

一个清亮的声音在陈易朴身后突然响起，一个骑自行车的年

轻女孩在他坐的木椅子旁停下，自顾自地低头对着趴在椅腿边的小流浪猫说起话来，好像陈易朴不存在一样。

陈易朴一怔，开始还以为女孩在和自己说话，之前他并没发现在这校园僻静的角落，除了自己还有一只棕黄花纹的小猫已经陪自己半天了，不禁有些无措。

我不是在说你，我是说它呢，小乖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女孩用手胡噜着小猫的脑袋，小猫舒服得蜷起了身体。

陈易朴站起身，抬头望向半空，似乎周围的虚空让他更加自在。他准备离开了。女孩一边逗猫一边瞥了他一眼。

它是我们学校的校猫，你也是来喂它的吧？

不是，我是第一次见到它。陈易朴勉强回答了一句，转身走了。

女孩有些失望。她穿着斜肩T恤、热裤和名牌球鞋，肩上挎着价格不菲的时尚手袋，脑后梳着高高的马尾，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她没想到这个在僻静的小树林里坐了半天、眼神忧郁的男人，居然才和自己打了个照面就要走。她对他很有兴趣。

我是夏正男，播音系的，我们能够再见面吗？

女孩对着易朴的背影大声问道。

没有回答。她并不介意，也不着急，她相信自己还会遇到他，她相信爱的能量无处不在，没有人可以躲得过去，而她要做的，只是选择。

让陈易朴感觉自在的并非是真的虚空，而是这虚空中的声音：亲切，温暖，直达人心的甜美气息，宛如天籁。这是来自校广播台的一次普通播报，一个女生动听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校园，填满了易朴的“虚空”。他若有所思地快步离开了。

正男无所谓地撇撇嘴，目光百无聊赖地投向小树林另一边的小

路，她出现在这里首先是为了等一个女孩。

天色微微现暗，这个让正男望眼欲穿的女孩终于出现了。她穿着洗旧的浅色碎花连衣裙，斜肩背着样式普通的帆布包，同样是高高的马尾巴，笑盈盈地向正男跑来。

丹萍！徐丹萍！快点过来！

正男迫不及待地挥手，两个女孩的手牵到了一起，却并没有像往日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丹萍在易朴刚才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神情有些疲惫。她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最后一次校园广播的情绪中，惆怅不已。

你怎么了丹萍？

我以为这最后一次播音会成为我们四年播音系生活的快乐回忆，没想到这么伤感，这么苦涩，当我念着今天的稿子时，我想到了许许多多。我真不想毕业。

丹萍轻轻倚在正男身边，她要比正男大两三岁，却没有后者的成熟自信。她孩子气地把正男的手晃来晃去地玩着，脑袋里不知在想些什么，神情有些落寞，又有些顽皮。正男看着她好笑的样子，想把自己刚才看见易朴的事告诉她。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嗯？

丹萍好奇地看正男。正男故意眨眨眼睛。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人，就坐在这里，在你来之前他刚走，我觉得我喜欢他，非常喜欢。

丹萍被正男的话逗乐了。

真有你的夏正男。

两人说着姐妹淘的悄悄话，突然想起中午还有散伙饭呢，赶

紧骑上自行车往校门方向去了。

在校门口，正男丹萍和易朴的车错身而过，彼此都没有看到对方。

陈易朴从没想到自己会从虚空中找到慰藉——那个纯真甜美的天籁女声，无论是声线还是气质，都和林育婉那么相似。这让他觉得，这个世界，这个夺走育婉生命的现实世界还不至于那么无情。

滨海电视台收视率第一的新闻栏目《七点晚高峰》，由于金牌女主播林育婉意外身亡，当期节目史无前例地开了天窗，这对正徘徊在收视生死线上、面临合并的滨海台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节目部主任袁立伟引咎辞职，为台里挽回了暂不合并的一线生机。副主任崔丽芬主持了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以及一系列善后事宜。袁立伟在辞职时保荐年轻的少壮派制片人陈易朴接任主任一职，获得了主编韩爱红与江副台长的认可，这让已视主任一职为囊中物的崔丽芬极为不满。

对不起丽芬。

人事任命宣布会议结束后，韩爱红私下里对老朋友崔丽芬抱歉地勉强一笑。她明白，论资历，崔丽芬是和自己同时进台白手起家创建滨海台的老人，并曾是滨海台的当家女主播，履任节目部主任一职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韩爱红最后一个离开了会议室，崔丽芬呆坐在椅子上迟迟没有起身，这个精明强势的女人内心充满了怨愤。

他陈易朴有什么资格做主任？没错，他和他的未婚妻林育婉搭档的《七点晚高峰》的确是台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他们开了天窗！这意味着什么？事故，重大事故，足以让一个电视台倒闭！自从林育婉死后这个节目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只要看看收视表就知

道了！相信那个不靠谱的陈易朴就是在拿滨海台的前途赌博，台里难道还在执迷不悟吗？！

崔丽芬在心里愤怒地呐喊着，她同时想到了几种选择，脑子里一片杂乱。她深深呼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先平静下来。事实是，除了滨海台她没地方可去，除了播音她什么都不会。她别无选择，生存，首先是生存下来，然后伺机而动，对她崔丽芬同样如此。她的心在渗血。

她整整一丝不苟的盘发，理了理高级职业套装的裙摆，保持着一贯的优雅仪态，孤零零地离开了会议室。

走廊里，崔丽芬远远看到了那个让她恨得牙痒痒的对手。

陈主任——

陈易朴回过头，看见了崔丽芬，一阵冰冷的敌意向他袭来。

陈主任真是年轻有为，我像您那么大的时候，刚从歌舞团调到电视台当播音员！

陈易朴听出了崔丽芬话中的挑衅，平和地回答：崔主任，以后一样喊我易朴就可以，大家都是同事。

职位高低本就将这里的人分成三六九等，陈主任不必谦虚。

崔主任，今天的结果是台里的决定，您也是滨海台的老人了……

陈易朴没有把话说完，崔丽芬就打断了他：对！我是滨海台的老人了，所以我不明白，你凭什么能坐上主任的位置！

对峙。

安静的走廊上只有崔丽芬和陈易朴两人，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的紧张。

崔丽芬突然笑了。

对不起，我忘了陈主任有一个那么好的未婚妻，拿自己的命给你换来这个主任的位置！

崔丽芬的话像尖刀直刺陈易朴心脏，易朴强忍住内心的悲痛：崔主任，请你不要拿育婉的死来开玩笑，她是为了栏目……

崔丽芬却不以为意，步步紧逼：她林育婉是为了栏目，你也是为了栏目，你们都是滨海电视台的功臣，可是是谁把它弄到这个地步，又是谁孤注一掷地要去做这个选题！如果你当时听我的话，我最欣赏的播音员就不会死！

啊——陈易朴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惊叹。

那盒被育婉死死抓住不放的烧焦的素材带。北安镇污水事件调查。育婉带着素材带赶回直播室主播当天节目。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崔丽芬在直播室里催命般的尖啸。直播进入倒计时。育婉接通易朴的电话：易朴，我马上就到……突然，电话那头什么都消失了。

易朴艰难地让自己从那晚的回忆里回到现实。

你陈易朴凭什么坐这个主任的位置，你连你自己的未婚妻都保护不了！只有我崔丽芬才能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崔丽芬咄咄逼人地站在陈易朴面前，喋喋不休着。她要让他明白，她可是个狠角色，他最好知难而退，自己去台里请辞，把位子让给她，否则……

长久的沉默。

陈易朴抬起头，淡淡地看了眼崔丽芬，用一种无心恋战的口吻低声对她说道：

我坐这个位置，是台里的决定，无论我是否愿意，或是其他人是否有异议都于事无补。崔主任，我会做好这份工作，我会救活

我们的节目。

陈易朴的隐忍态度让崔丽芬感觉被羞辱了一般。她几乎要失态，她最讨厌陈易朴这副样子，明明是剑拔弩张，却像个女人似的故意回避。

崔丽芬本想继续反击，但今天似乎出于一个个性骄傲的女性自我保护本能，她表情冷漠地毅然离开了，高跟鞋震得整条走廊乒乒直响，作为对陈易朴这番话的不屑回应。

你现在失势了。

崔丽芬在心里对自己冷笑。

丹萍有些紧张地在校门口准备离校的人群里寻找正男的身影，手里拿着早准备好的礼物，当她终于发现正男时，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啊，我怕你不来送我了呢！

正男撒娇地对丹萍喊道。

找到你了！

丹萍如释重负的样子，把礼物递给正男。正男没有马上拆开盒子看，而是拉起丹萍的手，她突然发现丹萍的脸色有些苍白。

怎么了？

丹萍摇摇头。正男立刻猜到了。

他们又为难你了？

丹萍无语，只是更紧地握住正男的手。

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正男心疼地抱住丹萍的肩膀，两人拥抱着一起，眼睛都潮湿了。

别哭，这又不是生离死别，看着我丹萍，笑一笑，对，就是这样。

两个女孩默默地对视着，从没感到如此的依依不舍。

让我想想办法……

丹萍捂住了正男的嘴，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每次正男提起这个话题，丹萍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委婉地拒绝。

一辆高级轿车停在正男身后，正男努了努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再见。

再见。

正男上车，丹萍目送车子消失在路尽头，怅然转身，离开了喧闹的校门。

毕业了，她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本来她已经保研，但在最后一刻却接到系里名额被取消的通知。她对找工作的事毫无头绪，而且，她还欠着学校的学杂费，这让她每次进出宿舍管理员的小门都成为一种煎熬。比如刚才，她因为回宿舍拿礼物差点错过了送正男。

漫无目的地在校园走着，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那片小树林，丹萍抬头看着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思绪万千。

我要走了，以后不能和你说心里话了，大学这四年，我有了这么多好朋友，好同学，真高兴，而且，这里还有你，我天天都能和你说心里话，现在，我要毕业了，以后，我不能来看你了，你要好好地长大，长得枝繁叶茂，我会来看你的……

梧桐树随着微风无声地摇摆着。

丹萍骑自行车出了校门，除了正男，有一个人让她更加牵肠挂肚，她要去看他。她把自己的生活全都分配给了她爱的人，几乎没

有给自己留什么。

远远地，她就看见了他，坐在报摊前抽烟，容颜沧桑，没有一丝快乐的痕迹。丹萍一阵心疼。他是她的父亲，方书亮。他因为谋杀未遂在监狱里待了十年，但他本质上其实是个懦弱无能的男人，让人根本无法把他和暴力血腥联系起来。

丹萍低声叫了一声“爸”，把他嘴里的烟头拿下来扔在地上，又接过他手里的报纸，吆喝起来：《滨海日报》，《滨海日报》……

你别老来看我，你已经是大学生了，我在大街上卖报纸，让你同学看见了不好。

爸，我说过多少回了，少抽烟，别抽烟，对身体不好。

方书亮忍不住咳嗽起来，丹萍嗔怪地看了一眼父亲。

爸，我毕业了，要不，我租个房子，你和我一起住？

我还是住在那地方吧，我起得早，影响你休息。

那里怎么住？条件太差了。

我习惯了。你毕业了，找个条件好点的房子，我没事去看你。

丹萍从口袋里拿出两张一百元的纸币，塞到父亲手里，方书亮想拒绝，丹萍执拗地把钱塞进他口袋。方书亮眼圈红了，不再拒绝，他看着女儿，神色有些发呆。她和她母亲太像了，清秀的面孔和善解人意的性格，让人怜惜。

往事如烟雾腾起，罩住了方书亮浑浊的老眼。

陈易朴独自一人开着车。

从后视镜里，可以看见一辆红色高级小轿车一直跟随在后面。易朴拐了两个弯，红色小车仍然默默地跟着。易朴犹豫了一下，在路边停车，那辆小车超上来，停在路边，车窗落下，一个戴墨镜的

时髦女郎看着易朴，眉目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犀利和自信。

她是付薇，滨海电视台的另一位当家女主播。

两人都从车上下来，付薇径直来到易朴面前，她摘下墨镜，显出一张妆容精致到无可挑剔的美丽面孔。

跟了你半天了，你这是要去哪儿？

易朴逃避付薇的注视，却感觉无处遁形。

滨海大学……那天我在那，听到一个很像育婉的声音……

付薇轻轻地倒抽了一口气，情不自禁挽住易朴的手，似乎要把他拉回现实世界中来。

易朴，你别这样好吗？我有话和你说……

真的，那天我真的听见了。

付薇定定地看着陈易朴认真的表情和憔悴的面容，眼睛潮湿了。

易朴你知道吗，我很担心你，我们大家都在担心你，你这两天魂不守舍的，我们都害怕，怕你想不开……你不要这样了好吗？还是回到以前的你好吗？

都是因为我，育婉才……

陈易朴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你别这么想，这是意外，谁都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没有人愿意它发生。

要是我们不着急，要是我不打那个电话，要是……

易朴，你不要再一个人胡思乱想了，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让育婉在那边安心，你要给她一个交代，你想想她有什么未完成的遗愿，你比谁都清楚。

……

育婉有多爱电视台主播这份工作、为了那张主播台、为了这份

职业的光荣，即使生命受到威胁，她还是坚持去一线做深度报导。易朴，你没有理由沉湎在自己的情绪里，置这份荣誉于不顾，你醒醒吧！

你说得对……如果育婉知道我曾经想到放弃，她一定会看不起我的。

岂止是看不起，她会失望，会伤心欲绝，因为你辜负了她，她白白为自己心爱的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

易朴抬起头看付薇。

你要振作起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坚持。现在滨海台这么困难，你要带领大家走出困境，把节目和收视率都做上去，只有你能胜任，台里一百多号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你呢！

易朴沉默着。

还记得你、我、育婉，我们三个一起进台的那天吗，我们那么年轻，那么意气风发，怀着理想和信念，因为我们是无冕之王的新闻人了……现在育婉不在了，但我会支持你，我会帮你。

付薇的话让易朴动容。

好了，一会儿有我的节目，陈主任，陪我回电视台好吗？你在前面给我引路吧。

付薇一语双关，转身动作潇洒地打开自己的车门，麻利地启动了引擎。

陈易朴感激地看看她，很快也上了自己的车。

二十分钟后，两人一起出现在滨海台的录音棚外。陈易朴神色中的多愁善感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的干练、果断和气魄。

韩总编来找易朴，易朴把她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昨天的续约情况怎么样？

所有人的合同都在这里。

陈易朴将一个大号文件夹交到韩爱红的手里，她翻看着。

人心不能散。你干得不错。

我，不想和她斗。

陈易朴直截了当地告诉韩爱红。

昨天的事我都知道了，她在电视台人员续约会上为难你，不过，你还是做到了。

韩爱红指指那些合同。

这些仅仅只是第一步……易朴，这里没有斗争，所有的都是人事，有人的地方必然会有事端，这是现实，你只有面对！崔丽芬是台里的老人，连我都要让她三分，她没有聘上主任闹闹情绪也能理解。你只管放手去做吧，我和江台都支持你。

陈易朴透过落地玻璃窗，看着录音棚里忙碌的节目现场。

现在，我只想把节目做好，我们缺乏的是资金。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缺少资金，缺少资源，不具备做娱乐节目的资本，但好在，我们还有两个字——“民生”，老百姓每天面对的还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有多少人是活在聚光灯下的？其实，他们关心的就是怎样生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你的意思是……？

要让我们台走下去，就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形象，新闻靠的就是主播，一个让老百姓接受的主播。

陈易朴看着韩爱红，就像以往每一次陈述自己的创意时那样，周身散布着充满灵感与激情的能量场，他几乎已经完全回到

了自己的状态。

韩总，我们需要第二个林育婉。

什么？

韩爱红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阳光洒在福利院花园里一丛丛金黄色的向日葵上，这是下午的活动课时间，孩子们正在给花草培土、浇水，小一点儿的孩子玩着捉蝴蝶，几个淘气的男孩子互相扔着泥巴，院子里的气氛快乐而安详。老院长抱着一个小女孩正给她擦鼻涕，她的贝壳不小心被打碎了，正哭得伤心呢。

丹萍推着自行车走了进来，看到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她也无忧无虑地微笑了。一个四处张望的小男孩首先发现了她，惊喜得睁大了眼睛，一边喊着“丹萍姐姐来啦”，一边飞快地跑到她身边，抱住了她的腿。丹萍把小男孩抱起来，在他胖嘟嘟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

更多的孩子叫着“姐姐”、“姐姐”快乐地奔向丹萍，丹萍只好又抱起一个小女孩。

啊，小虾米，你怎么这么沉啦！

丹萍装作生气的样子，不过她终于支持不住孩子们的前推后搡，抱着两个小孩子倒在了地上，和孩子们滚作了一团，嘻嘻哈哈着。

好了好了……

老院长赶紧上来解围，孩子们都喜欢丹萍，这样疯闹的场面她已经司空见惯了。

丹萍姐姐是大学生，她马上就要做主持人了，以后可不许你们再和她没大没小的了。